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

## 第一回 入京華助裔晉道台 游天津爵臣徵幕府

哈哈！古人說得好，道是：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飛鳥盡，良弓藏。」這幾句話，可不是春秋時伍子胥說的麼？他說這幾句話，都是有點子原故的。因為他由楚逃難，走到吳國。當時吳公子姬光，要用他的本事謀取君位，就了不得的敬重他。果然伍子胥替姬光取了吳王之位，又輔佐他破楚伐越，成了大功。附近各小國，又來歸命，吳國遂強盛不過，霸於諸侯。不想後來吳王貪圖美人重賂，許越王勾踐成盟。伍子胥知道勾踐之志不小，將來必為吳國之禍，故此向吳王苦諫成仇。吳王競惑於太宰伯嚭之言，把伍子胥來殺害了。他臨死時，就說這幾句話：

見得要捕狡兔，必用走狗；要射飛鳥，必用良弓。若沒了狡兔飛鳥時，這走狗及良弓，就用不著的。猶之國家有事，就要用能臣，及國家偶然沒事，那些梟雄之主，就懷了個妒忌之心，差不多要把那能臣驅的驅，殺的殺了。

你看劉邦、朱元璋，豈不是個雄才大略之君麼？你道他後來待那些開國功臣究竟怎地呢？在劉、朱兩主，是本國之人，尚且如此，何況伍於胥所仕的，是異族之君麼（呢）？說書的人，不過引這一件故事，做個引子，不是與看官講東周列國的故事。今不再說古事，且說今事給諸君聽聽。

因今日仍有一個人，頗像伍子胥的。那人的出身立業雖不及伍子胥的英雄，但講到「免死狗烹，鳥盡弓藏」八個字，亦有些相類。你道那人是誰？卻是人人知得的，就是我們中國裡頭，河南省內項城縣一個故家子，姓袁名世凱，別號慰亭。他父親喚做袁甲三，本是清國一個中興功臣。因咸豐初年，西北一帶有一張洛行、苗沛霖起義，聚眾數十萬，攻城拔地，甚為聲勢，當時的人，號他做捻黨。袁甲三卻輔佐清朝，去攻剿他，做到欽差大臣的地位，駐紮宿州地方，左攻右戰，立下多少功勞。故此清廷要把名器榮耀於他。及到他歿時，連他的子孫也有恩典蔭贈。那袁甲三本有子數人，世凱就是他的第四個兒子。

至於世敦、世濂、世輔、世彤，統通是袁世凱的兄弟行輩了。

且說袁世凱自咸豐九年出世後不久，袁甲三也亡過。清廷下了一道諭旨，蔭恤他的子孫。故袁世凱亦於及歲時，到京引見。清廷念他是個功臣之裔，又因袁世凱早已捐了道員，就交軍機處存記，好像過缺即放一般。

那袁世凱為人是機警不過的，自念：「先人在清國做了大官，有許多功勞，料然有許多同僚，都是自己世交的，正要尋一條門徑，拜謁一兩個有位有勢的大員，憑他扶助，才易出身，這時才不負自己志氣。」猛然想起：「正任直督北洋大臣爵相李鴻章，也是與自己先父同事的，那李鴻章是最有權勢的人。

若見他，得他賞識，不怕一官一差謀不到手裡。」想罷，便直出天津。因直督一缺，一年中有半年駐於保定，就有半年駐在天津。恰那時直督正在天津駐紮。故袁世凱一程到了天津地方。

先尋了住處。忽聽得李鴻章正巡閱東明河工，尚未回衙。暗忖：

「直如此湊巧！惟這條門路，是斷不宜放過的，不如權住天津，等候也好。」

到了一日，覺天時甚好，就帶了跟人，出外遊玩，不覺到了紫竹林地方。那紫竹林是天津有名的名勝，到時但見得：香輿寶馬，綠女紅男，人擁如雲，車行似水。不少墜鞭公子，正花明柳媚之天；許多走馬王孫，趁日麗風和之地。樓台一寸，錦檻千重。每當美景良辰，抵得賞心樂事。

當下袁世凱且行且看，自忖：「人傳紫竹林熱鬧，真是名不虛傳。」游了一會，穿了幾條曲徑，前面現出亭子一座。袁世凱正欲進亭子裡小住，略歇些時，忽見亭子先有一個人坐著。

舉頭細看，見那人生得氣宇軒昂，精神活潑，有四十來歲的年紀，額下兩撇鬚子，正用手左右捻捏。旁邊立著兩個跟人，一個正拿著京潮煙袋，在旁遞煙。袁世凱省起，方才來時，見門外一頂大轎子，料然是此人的。看他形容，一定是本處官場，不然就是一個大紳了。便步進亭子裡，向那人一揖，通問姓名。

原來那人不是別人，就是前翰林學士張佩綸，當中法開戰之時，曾拜欽差大臣，辦理福建軍務的。自從敗了仗回來，革職之後，在天津電報局當總辦之職。當下張佩綸又向袁世凱問過姓名，世凱答過了。猛想起：「此人是北洋李爵相的子婿，是李相最得用之人。自己要謀見李相，就先與他拉攏，亦是妙事。」因此道出家世履歷。

張佩綸見他是世家，也不覺起了敬意。在亭子裡談了一會，那張佩綸固是滿口才猶，袁世凱亦是個口角春風的，因此十分投機。佩綸即預約請世凱明天到他處敘談。姓袁的自無不應允。

不多時，張佩綸說道：「兄弟不過經過這裡，順便進來一遊。現在有點事要回去了。」便起身告別而去。那袁世凱亦是無心遊玩的，今見無意中先識了張某，心中已喜不自勝，即帶同跟人回寓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即依約前往拜會張佩綸。佩綸也接進裡面坐下。

正在寒暄之間，忽門上傳一個名刺。袁世凱知是有客到來拜會，理要迴避。惟張佩綸見世凱到了未久，驟然送客覺不好意思，即說道：「不必拘禮了，來的是個不速之客，只到來談天，並沒有什麼公事。」袁世凱聽著，就乘機稱謝。只見佩綸傳出一個「請」字，跟人應聲去了。隨見來客進來，大家讓座後，張佩綸道：「座中統通是知己，可不必客氣。」

袁世凱與來客一齊說了兩聲「是，是」，來客即與世凱通過姓名。原來來客就是天津海關翼道，也是李爵相之甥子，沒事時，就天天到姓張那裡談天說地。袁世凱見他又是李相姻親之人，一發要與他結交。佩綸即接口向翼道說道：「那位袁老哥，就是前欽差大臣漕督袁甲三的四公子，正從北京引見回來的。現在正把父執禮候見李中堂呢。」翼道聽了，道一聲「久仰」，又重新敘禮。

張佩綸道：「今天兩位來到很巧，昨江南劉峴帥薦了一個廚子到來，說是精於調味的。兄弟今天正著他弄點菜試試。兩位若不嫌棄，待晚飯後回去不遲。」袁世凱正說了一聲：「不敢打攪。」翼道笑道：「奇怪奇怪，劉峴帥難道是不知味的，有了一個好廚子，卻不自用，要薦來老哥處不成？」張佩綸亦笑道：「兄弟還沒有說完呢。因兄弟在南京曾九帥幕府時，劉帥正歸隱林下，常有書信譏九帥與兄弟依戀官階。九帥常復他，說南京是他舊治之地，長江一帶，海產豐美，可供朵頤，不似湘間絕無異味，所以我們不欲離去江南。又說那一物如何香美，這一物如何甘脆，問他還記憶否。因劉帥平日最好談食品，所以九帥調侃他。到九帥臨終時，也遺折薦劉帥出身。先日還有信致劉帥道：『足下食指動否？南京勝地，將使足下復臨斯土，以免向隅。』這等說。你道九帥臨終時，還作這般調笑的話，你道奇不奇呢？」翼道笑道：「你真是糊塗的麼？兄弟只問劉帥，怎地有好廚子不自用，要薦到老哥這裡。不想你說了半天，還是離題萬里的。看來曾九帥不奇，你還是真奇呢。」張佩綸又大笑道：「兄弟仍不曾說完呢。後來劉帥得再任兩江。惟他常性還不改，常常與兄弟書信往來，仍談論食品不休。他前月函稱，得了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廚子，函內稱：千辛萬苦，才得這廚子一用。洋洋數百言，只論這廚子的好處，弄某菜用什麼好法，弄某菜用什麼異味。兄弟得接那函後，向他借那廚子用三個月，又發了幾次電報催他，才得這廚子到來。今天只是初到的第一天，所以留兩位試試。」

翼道又笑道：「你總辦電局便宜了，為借用一個廚子，要發幾次電。你方才說的，兄弟幾乎聽不耐煩了。兄弟還問一句，老哥，看你說話時這般遲慢，因何你在福州時，聽了炮聲卻又走得這般快當，究是什麼原故呢？」這時翼道說完，袁世凱在旁聽了翼道的話，覺這幾句話是十分冒撞那姓張的，實不好意思，只道張姓的斷斷不喜歡。不想張佩綸反大笑起來，說道：

「兄弟在福州時，不過要做做欽差，前去玩意兒罷了。不提防法蘭西的兵官，真個要放起炮來。若不跑嗎，這命就不要了。」

翼道與袁世凱一同笑起來。

三人正談話間，只見一個跟人又進來，向張佩綸說道：「曾太太喚呢。」張佩綸聽著，就飛奔去了，只回頭向龔、袁二人說道：「兩位等等，兄弟不久出來相陪。」袁世凱見了，覺有客在座，如何有這等規矩？正自忖度，龔道笑道：「袁老哥也不必思疑，只管坐罷。這位曾太太喚他，沒論天大的事情，他也要放下，不拘什麼王公卿相到會，到這時他亦不能相陪的了。」袁世凱笑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？」

龔道說道：「你還不知，他自從先娶的李太太歿後，在南京督幕時，曾九帥鎮日誇獎自己女公子的文翰為世所稀，並說道，除了張佩綸，那文墨中就沒有一個是他女兒敵手的。那日醉後，竟對張佩綸說道：『我若把小女嫁了老夫子，真是一個對兒，可惜年紀不對，可就沒得說了。』張兄就乘勢答道：『古人有忘年的朋友，晚生不妨做個忘年夫妻。大人你道是不是呢？』曾九帥那時醉了，只一頭笑，一頭點首。張兄就當九帥點首是應允了，即當席稱起翁婿來。次日反悔不及，曾家女兒更是啼哭不已。後來幾多勸慰，然後得曾家女兒允了。你道那十來歲的小姐兒，父親是當朝伯爵總督南洋，自己又是一個有才貌的女子，忽然嫁了一個四十來歲的人，做個繼室，那有不氣呢！所以過門之後，張兄總要百依百順於他，沒一點是敢違抗的。他每於友朋宴會之時，呼喚張兄，行他的閩令，要試張兄違抗不違抗。故方才喚張兄，張兄如何不去呢！」

袁世凱道：「這樣好不誤事。若有最緊要的事情，只爭時刻工夫的，一旦要喚丈夫回去誤了時，卻不是玩的。」龔道笑說道：「他還管得許多嗎？張兄若是留心公事時，說少些謊話，多一點實心，他不知開復幾時了。因他的勢力，比不同別人的，想老哥也知道了。」袁世凱聽罷，點頭稱是，暗忖：「官場裡頭，卻如此混鬧的。可見做官的人，人情勢力是不可少的。」

正想像間，張佩綸已轉出來，笑說道：「方才有點事欠陪，很對不住。兩位休怪。」袁世凱謙讓回答了。龔道笑道：「曾太太呼喚與皇上召見，孰輕孰重呢？」說了，大家笑一會。

跟人已報傳飯，端了酒菜上來。張佩綸坐了主位，一齊舉杯相勸。袁世凱是新交的，自然加倍敬重，且因自己要求見李爵相，適湊遇了張、龔二人，皆是李爵相的至親，正靠著他們幫說一句好話，如何敢脫略？不料他越莊重，張、龔兩人越放浪形骸。袁世凱只望從中拉攏三兩句，總沒機會。但見張佩綸每於遞上一個菜時，就評贊一會，調味如何得宜，烹好如何得法；又訴說制某菜以那一位大員的廚子為佳，制某菜又以那一位大員的廚子為妙，滔滔不絕。直至席終時，袁世凱終不能插說一句密切的話。飯後，略談一會，袁、龔兩人各自辭去了。

單說袁世凱回寓後，自忖：「欲見李爵相，正不知李爵相肯接見否。天幸結交了張佩綸，與他有翁婿之誼，滿望他替自己在李相跟前吹噓。惟相會幾次，總說不得入港。但終不能不結識他。仍幸多識了一個龔道，可望得他提挈。」因此之後，天天也與張、龔二人往來。

恰那一日聽得李爵相已回衙了。料他初回，公事必多。待過了三兩天，即帶了名刺，並寫上履歷，直到督衙，傳帖求見李爵相。不想由跟人遞出一個片子，交與門上。等一會，才見門上拿片於進裡面。少時轉出來，即傳一個「擋」字。袁世凱快快回去，自忖：「那門上傳上自己的片子，沒有多時，就傳一個『擋』字，可見是門上混鬧的。」邵喚轎班，改道往拜龔道。得龔道接進裡面，即先訴說道：「今天往見爵相，不得一面。想明天再往走走才使得。」

龔道道：「奇怪，李爵相生平，凡是勳臣子孫要往見他，他沒有不見的，因此事正是他的厚處，亦是他的短處。他自念以平發平捻，為一生最大功業，故於平發平捻的勳臣，他就起一團敬意。他非是敬重來見之人，不過敬重中興勳臣，就有個愛屋及烏之意。今老哥獨不得一面，只怕門上要作怪。老哥究有些隨封好意送給門上沒有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這等規例，兄弟如何得知？但爵相聲勢赫赫，苟是願見之人，門上如何敢阻擋呢？」龔道笑道：「算兄弟冒撞老哥，原來門丁的積習，老哥還不知，於官場上也算是外行了。大凡越大的官，他的門上越大氣。若在軍機裡頭，任是什麼大吏功臣入京，若沒有孝敬時，如何能得一見？你明天總要打點才好。」袁世凱道：「兄弟人京引見，全得李師傅鴻藻周旋，故這等規例，也不大明白。朋天往見爵相時，遵教就是。」說罷辭出。回寓後，細揣門閭之積弊如此可惡，若他日得志時，誓要除去門閭，以免此一項弊端，亦有益不淺，但目下卻不能爭氣。

果然次日袁世凱再往求見李爵相，先使跟人向門上打些手眼。不一刻，門上即代他傳帖，隨見傳出一個「請」字。袁世凱即進裡面，心上又盤算道：「立刻傳見，這才有吐哺握髮之風，真不愧為一個宰相了。」說時間已到廳子裡，早見李爵相坐著。袁世凱舉目看看，但見他生得雙眼閃閃有光，精神奕奕。

那時已有六十來歲，那一種氣象威嚴，卻令人可敬。即上前行個父執禮。

李爵相略略起迎，即讓姓袁的坐下。李爵相亦看那姓袁的，生得眉目有威，氣宇不凡，年紀不過三十左右，活是一個少年有用之才，即問道：「世姪是幾時到的，到來又有何事？」

袁世凱一聽，暗忖：「自己引見時，難道他沒有看邸抄，自還不知？且到來見他，自然是要求一官半職，又何待問？他偏說這些話，想他是不大喜歡了。」即答道：「晚生方人京引見。今於引見後，特來拜見中堂請安。」

李爵相道：「因何你來時不來見我呢？」袁世凱即高聲道：

「自然是要見了皇上，才敢見中堂。」李爵相見他有些膽識，亦說得有理，故聽了袁世凱的話，又道：「你到來天津有幾天了？」此時，因昨天受他的門上阻擋，正合乘機說出，便說道：

「到了幾天，因中堂往視河工未回。昨天已到來拜候，不獲中堂賜見，故今天再到。」說了，只道李爵相必有說話，要責門上不是，不想李相反發些怒容，厲聲道：「你有多大年紀，還不讀書，究有什麼本領，出來想做官？你好大個膽子！」說罷，即舉茶送客。袁世凱正欲答言，不料他已舉茶相送。實不得不去，即拱拱手，亦厲聲道：「此後若非中堂見召，晚生再不敢來見了。」說罷揚長而出，立即回寓，心中一團怒氣。只道往見李中堂，盡望他提拔提拔，不想反被他罵了幾句，看來是沒有指望。

正憤著，忽報龔道來見，立令請人。方分賓主坐下，龔道即問道：「今天可曾見得李爵相不曾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見是見了，只是賺得一罵。據老哥說來，是李相最喜歡勳臣之裔的，今就兄弟看來，似老哥之說還大大不然。」龔道聽了，即說道：

「恭喜了！原來足下還不知李相為人，凡是他所愛的，見面時一定責罵；若是不喜歡的，他於相見時，只滿面笑容。他這個用意，謂他所不喜歡的，一定是小人，故拿定不敢開罪小人的意思，只以和平相待。今老哥得他責罵，可就恭喜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可就奇了，想他所用的，定是他所喜歡的人。難道他見著，定要無故罵人麼？」龔道答道：「老哥若不信時，請候兩天，且看何如。」說罷便興辭而去。袁世凱細想龔道之言，不知是真假，姑且等候一兩天，再商行止。

到了次日，已見張佩綸到來拜會。款接間，張佩綸拿出一個帖，並道：「這是李相送來的關書，著兄弟送到老哥處，現在沒什麼差使，特先請老哥到他幕裡辦事。這等說，想老哥榮遷之期不遠，可為預賀。」袁世凱接來一看，確是不錯。正是：

堂前作客方遭罵，幕裡求賢又拜恩。